天鹅

隐蔽战线中的异国恋人

□冯力强

由于隐蔽战线的工作性质，张宗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这是他的家人认可的一张画像（左图），右图为年轻的阿格拉菲娜。

龙江故事

黑龙江日报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龙江故事专栏欢迎来稿，来稿请寄：a84655106@163.com

看着正在热映的电视剧《伪装者》，不禁想起采访过的那些抗战时期发生在哈尔滨的地下工作故事，那种惊心动魄，比电视剧还精彩。比如中国军人张宗伟和俄罗斯姑娘阿格拉菲娜的故事，就是他们的子女讲给我的。

1920年秋，俄罗斯赤塔郊区聂尔欣斯克村，村苏维埃主席家里，住进一位中国伤病员，他就是苏联红军华人支队政委张宗伟。

村苏维埃主席的妹妹阿格拉菲娜帮助哥哥照料前额负伤的张宗伟。当她为张宗伟前额缠绕纱布时，手都有些微微发抖："你疼吗？忍一忍，上了药就会好些了。"张宗伟疼得脸上渗出汗珠，却还是硬撑着，并微笑说："不疼，没事，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这种坚强打动了24岁的阿格拉菲娜。二人渐渐熟悉起来后，阿格拉菲娜知道了张宗伟17岁就从中国山东贫苦的农民家庭出来，到海参崴做工谋生。十月革命时他参加了苏联红军游击队，转战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他到过列宁格勒、莫斯科，见过列宁，在战斗中带领华人支队屡建战功。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又赶上自然灾荒，阿格拉菲娜想尽办法弄来好吃的，自己不舍得吃一口，都用来为张宗伟补养身体，对张宗伟照料得无微不至。

爱情的种子在两个年轻人心中悄悄发芽，张宗伟伤好之后，他们结婚了。

战争结束后，张宗伟没有返回苏联红军部队去评功评奖，而是留在养伤的村子，默默地干起小时候在山东农村种地的老本行，起早贪黑辛勤耕耘，与妻子过着幸福的小日子。然而对祖国的牵挂，还是促使他于1929年春天，带着全家人回国，从满洲里入境，走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

1931年，共产国际把张宗伟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党组织，张宗伟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张宗伟担任了中共满洲省委的交通员，他位于铁路公园（现儿童公园）附近地下室的家，成为满洲省委秘密培训抗联将士的基地，抗日名将李兆麟、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等都在这里学习过。

当时满洲省委同上海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保持着双重联系，负责联络工作的同志不幸被捕，1934年初，省委决定让机警能干又会俄语的张宗伟接替这项工作。不论是到上海，或是到苏联赤塔，沿途都关卡重重，装扮成商人的他必须巧于周旋，随机应变，应对各种考验。

又要准备到上海去了，阿格拉菲娜在帮助丈夫装文件。张宗伟随身携带一只半旧的黄色藤箱，其秘密夹层可藏文件（这只藤箱现陈列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文件都装妥了，阿格拉菲娜给藤箱里塞进几件刚刚洗过的旧衣服，把毛巾、肥皂和牙具放进去，还把摆在家里窗台上不怎么看的小说，扔箱里两本，"有坏蛋盘查，这能帮你掩护"。

张宗伟乘坐的火车刚到山海关，不少军警突然上车，让乘客打开所有行李搜查。怎么办？情急之中张宗伟迅速取出文件藏入一本小说里，将小说悄悄塞进内衣，然后溜入厕所，将文件迅速地撕碎嚼烂吞到肚子里，回到车厢悠闲地翻看小说，顺利通过了检查。到上海后，他向党中央口述汇报了文件上的内容。

1936年春，敌伪特务机关集中的哈尔滨，白色恐怖笼罩全城。这时，在哈尔滨道里炮队街（现通江街）108号平房，新开了一家小铺，经营日常杂货，小铺的老板头戴礼帽，身穿褐色大褂，他就是我们熟悉的张宗伟。

随着中共哈尔滨特委的成立，建立了哈尔滨特委国际交通局，由张宗伟负责外国人会见处工作。这家小铺就是秘密国际交通站，张宗伟以老板身份为掩护，负责接送和掩护从国外来的同志。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回国的留苏学生，或从苏联开会回国的同志。这些人很容易成为日伪监视对象，这个联络站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迅速转移他们，同时也兼顾掩护东北抗联来哈尔滨办事的同志。

一次张宗伟接到情报，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年轻同志来小铺接头途中被敌人打伤后住进市立医院。由于隐蔽工作的性质，张宗伟不能亲自前去打探，只能委托妻子。

阿格拉菲娜想办法借了一件白大褂穿在身上，手中还包了一个包袱，来到市立医院。看门的宪兵上前阻拦，阿格拉菲娜用俄语说我是这里的护工，又指了指手中的包袱说，这是病人等着要换的衣服，边说边若无其事地走进医院。

阿格拉菲娜正逐一病房寻找，突然看见走廊角落白色屏风后面不时有扛枪的警察在晃动。阿格拉菲娜径直奔向屏风后面的病房，猛一推门，发现里面床上躺着一个满身血迹的青年人。

警察拦住阿格拉菲娜，厉声道："已经和你们医院说过，这里是一位从苏联偷越过境的共党分子，不经我们允许不许进来。你怎么进来了？"

"我是新来的护工，想看看是不是需要我来护理病人。""不需要，赶快离开！"

就这样，阿格拉菲娜摸清了底细，张宗伟迅速将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这位同志被营救了出来。

形势越来越紧张，为防备万一，张宗伟与家人分住。张宗伟不让相隔仅两条街的妻儿来小铺，来了也要走后门或以顾客身份出现。曾经在国外大使馆工作过的张宗伟84岁的二女儿张秀华至今记着不让在小铺里叫爸爸的委屈："我母亲在这方面非常严格，告诉我们要记住，不管谁问你们爸爸做什么的，就说不知道，或者说到外地去做生意了。"

1937年4月15日，由于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叛变，哈尔滨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恰恰此时，有一个隐蔽战线的工作会议要在哈尔滨召开，一些外地交通站的同志正在赴哈途中。

这天深夜，张宗伟坦诚地对妻子说："虽然我的身份还没有暴露，但我不能走，这里正安排一个会议，紧急通知已来不及，我若先走，敌人会抓住来这里的同志的。一旦我出了事，你和孩子生活无论多么苦，也要坚持下去，一定要等我们的人来，他们一定会来找你们的！"

4月20日，在全城大搜捕的第五天，阿格拉菲娜从远处望见日本宪兵包围了小铺，路旁停放着多辆汽车和摩托车。阿格拉菲娜强作镇静走进小铺，一面说"掌柜的，我要买面包"，一面向张宗伟居住的后屋张望，屋里一个伪警察瞪了阿格拉菲娜一眼，哼了声："不在！"阿格拉菲娜不顾一切地掀开门帘冲了进去，看见丈夫已被戴上手铐，日本宪兵正在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张宗伟见到阿格拉菲娜没有说话，一个日本宪兵用力将阿格拉菲娜推了出去。

这就是他们夫妻最后的一面，1937年7月26日，历尽严刑拷打威武不屈的张宗伟在太平桥圈河英勇就义，时年55岁。

阿格拉菲娜擦干泪水，坚强地拉扯着最大才15岁的五个孩子，历尽艰辛和煎熬。张秀华回忆说："我们家住在贫民窟，哪有床啊，就睡在地板上，也没有被子，把衣服脱了压在身上盖着睡。衣服都是别人可怜我们送来的大人衣服，老大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

张宗伟的四女儿，78岁的张忆伟说："记得那时，我妈妈在马迭尔饭店帮人家刷盘子，要干到很晚，有好心人就把剩饭剩菜让妈妈带回家。当时我和弟弟还小，就盼着妈妈早点回来，那时饿啊，饿得哇哇直哭。

"后来，我妈妈去犹太医院当卫生员，有的俄罗斯人对妈妈说，你何必呢，遭这么大罪，领个白俄'事务局'的证明，不就有面包有细粮了？妈妈回到家里曾经说过：'你们的父亲为了他的信仰，连命都豁出去了，我不能为了一片面包，失去我的人格。'妈妈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会忘。"

1946年丁香花盛开的时节，一辆少见的基辅车停在阿格拉菲娜住的贫民窟前，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的冯仲云从车上走了下来。阿格拉菲娜激动得热泪盈眶："宗伟的话应验了，我们的人来了！"冯仲云把阿格拉菲娜和孩子们带到自己在松江省政府大楼里的家，一直住到1950年。张宗伟的五个孩子，都由冯仲云亲自做了安排，为纪念张宗伟，他还将张宗伟的三女儿张道珍改名为张慰伟，四女儿张道君改名为张忆伟。

1978年9月，阿格拉菲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84岁。在她弥留之际，有人提议，将她埋入哈尔滨外侨墓地，她摇了摇头：我刚到哈尔滨，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我早已把心交给中国丈夫，交给中国了。她提出的唯一请求，是将一面微型党旗贴到她的胸口。

阿格拉菲娜·张（前排中）和大女儿张秀兰（前排右一）、三女儿张慰伟（前排左一）、四女儿张忆伟（后排左一）、小儿子张道滨（后排右一）。

票证年代的两块月饼

□王志勤

中秋节到了，票证年代吃月饼的一件往事浮现眼前。

当年，我在哈尔滨马家沟小学任四年级班主任。中秋节前一天，我突然发现抽屉里有两块月饼，用纸包着，上面写："王老师，中秋节到了，我送给你两块月饼，请收下，学生王松。"

课间，我把王松叫到办公室，问他给老师送月饼的事，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王松站在我跟前，竟痛哭流涕，抽抽噎噎说不出话来。再三追问，他才说明了实情。原来上周日他去帮一位苏联老爷爷挤牛奶，老爷爷给他两块月饼。他想把这两块月饼送给老师，可被他六岁的小弟弟看见了，抢着要吃。王松赌气把他小弟推倒在地，弟弟哭闹起来，继母看见亲生儿子被打，劈头盖脸把王松痛打一顿，并把月饼拿去给亲生儿子吃了。王松哭着跑到外面，蹲在墙根下抱头痛哭。邻居肖奶奶听到哭声走了过来，问明原由，肖奶奶说："我家凭票领了几块月饼，你等着，我拿来给你。"说完肖奶奶就给王松送来了两块，又嘱咐他："松儿，天黑了，回家吧，把这两块月饼藏好，别让你弟弟看见……"

听了王松的哭诉，我又问他："你为什么要把月饼送给老师？"他说："老师对我好，知道继母不喜欢我，常常把省下来的饭给我吃。"那时，我在学校食堂吃饭，由于年轻，饭量小，又很同情这个失去亲娘的孩子，在吃供应粮的年月，他在家吃不饱饭，就经常从食堂花双份饭票买两份饭与他共进午餐。没想到，这件事却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我激动地对他说："食堂也给老师月饼了，这两块月饼老师要看着你吃下去。"王松望望我，接过月饼，大口大口地吃着，我欣慰地笑了。

三十八年后的1996年，年近50岁的王松打听到我的住处，中秋节前夕，拿了两大兜月饼来到我家。他说："老师胜似亲娘，我终生难忘。这回好了，我从部队调到地方机关工作，有时间了，我会常来看老师的。这月饼物美价廉，简直与您教我念书时凭票供应的月饼没法比呀！"我问他："你还记得在马家沟小学念书时，你给老师送月饼的事呀？"他笑说："那哪能忘啊！在那困难年代，虽然当年我才十岁，但，我就觉得给老师两块月饼，就是最珍贵的礼品了，也算是对老师的最好回报了。"

如今80岁的我，虽已退休多年，但我教过的很多学生与我往来不断，我很欣慰。这金不换的师生情是我在教育战线上奋斗40多年的最大收获。

西江月·甲午

□金玉熙

岁序轮叠又现，百年创痛难复。
贼心不改续兵渎，梦呓纠夫掠戮。
纪元新天已换，航母火箭雄图。
民情国力倍鼓舞，大度岂容狼虎。

水调歌头·秋歌

□邹积慧

玉树凝寒露，落日倚雕阑。烟光草色缪水，雁阵写长天。瀑裹松声飘落，云逐清风舒卷，烂漫五花山。江海千层浪，鸥鹭戏征帆。

豆摇铃，粱举火，稻推澜。放眸四野，收获机正舞蹁跹。五谷香飘阡陌，一字长龙百里，粮囤耸如山。科技创高产，政策绘丰年。

深挖洞

□曲连波

196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漫长。每天天一黑，我们小学十几个男女同学就打着红旗，走街串巷地宣传演出。我们村虽是公社所在地，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仅有公社、供销社、村部、生产队"马号"几个地方可去。不管人家正在干什么，我们一进门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人家赶紧说欢迎欢迎，我们又唱又跳折腾一阵子，再到下一家。

每场听众一般只有一两个人，就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给炊事员老赵和老李演出情景一样。看"马号"的只有一个老头，呆呵呵地坐在炕上抽烟儿，估摸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啥。由于天天到这几个地方，还有别的宣传队也去抢地盘，一些单位早早把门锁上了，我们的宣传阵地越来越小，革命热情陷于低潮。

这天晚上，转悠一圈也没找到一家宣传对象，大伙有点垂头丧气，正准备散去时，突然听到村头大喇叭广播，通知全体学生明天早上到校，随身带锹、镐、土篮等劳动工具。大伙又兴奋了：是刨粪，还是修梯田？反正有集体活动就高兴。

第二天，我扛一把铁锹早早来到学校。正放寒假，教室一片灰尘，冷得像冰窖似的。不一会儿，老师来了，非常严肃地说：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从今天开始，要不分昼夜挖地道。大家分成三组，轮班作业……同学们沸腾了！我脑海马上浮现出电影《地道战》中村连村、户连户的地道，"打一枪换个地方"，神出鬼没地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太振奋了！

睡到半夜，"马蹄表"的铃声把我震醒，我赶紧爬起来穿衣裳。妈妈说：小心点，看见地道掉土了就赶紧往外跑！我哼哈地答应着，恨不得一下飞到学校。一出家门，一股寒气瞬间打透了棉衣，更要命的是，村子黑乎乎一片，寂静得瘆人。农村最爱讲鬼故事，说那女鬼一身黑衣，披头散发，眼珠子耷拉在外，冒着绿光，伸着一尺多长的血红大舌头，专门半夜出来吃人……想起这些鬼故事，我头皮发麻，两腿发抖，心里直哆嗦，可一想到挖地道那光荣的事业，又一横心、一跺脚，拎着铁锹朝学校跑去。

教室里一派繁忙的劳动场面。在教室一角，也就是我的座位下，挖了一个直径一米半、深有三米的竖井，正沿地面平行角度开始掘进。看三组换班来了，老师让二组撤退，可一个叫宋红先的同学就是不上来。他是班级的劳动委员，上课就睡觉，干活最积极，有点咋呼，大伙按他名字的谐音，叫他"大能显"。老师喊不上来，只好下去把他拽上来，当他一出洞口，我惊呆了！"大能显"满头是土，浑身冒着热气，一个劲地喊：我不累，让我下去……

就在争执时，进来几个人，领头的是公社团委新来的王书记，20多岁，个头不大，挺精神。王书记听完情况说：这位同学干革命的精神应该大力表扬，可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不行，必须马上回家休息。"大能显"这才恋恋不舍地退出了战场。

王书记脱下棉袄，一边干活一边讲革命形势，他说苏修现在特别困难，连土豆都吃不着，面包都是黑的，叫"黑列巴"，又酸又硬，比旧社会的橡子面窝窝头还难吃……别看"老毛子"个头大，但像黑瞎子似的，两个眼睛就知道往前看，比日本鬼子还笨，一枪可以撂倒一个……听着这些长见识的"新闻"，想到马上就要像当年小八路那样打"老毛子"，我心潮一阵阵澎湃，越干越来劲，不知不觉天亮了。

我正要回家，老师交给我一项任务，给"大能显"写一篇先进事迹。我不顾疲劳，回家就开始写材料。那时候，语文课上写作文就是写讲用稿、批判稿和颂扬稿，我在班级、学校作过几次发言，"编瞎话"有点小名气，这点事小菜一碟，很快就写完了。我一溜烟儿跑去交给老师，不一会儿，村头大喇叭就开始广播了——

宋红先同学先进事迹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全国革命一派大好形势下，我校积极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挖地道运动。

四年级宋红先同学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始终战斗在挖地道第一线，渴了，就喝口凉水，饿了，就啃口干粮，累了，就默默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直到公社团委王书记命令他，他才离开了战场。这正是：主席教导记心间/革命斗志冲云天/苏修胆敢来侵犯/地道战中把敌歼！

第二天半夜，我强忍着困倦、疲惫和恐惧，又去挖地道。一进教室，我惊呆了！教室的黑板上挂着一面团旗，在王书记、老师和同学们的注目下，"大能显"正庄重地举手宣誓，他竟火线入团了！我又羡慕又嫉妒，这么好的机会，自己怎么就没抓住呢？我决心抓紧表现，冲到了第一线。地道已掘进十几米，最前面只能容下一个人，我蜷曲着，用小镐一点点地刨，又累又脏，更危险，挖过的地方不停地塌陷，但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要比"大能显"更能显，超过他！

真是惭愧，第三天半夜我愣是没起来，不知是妈妈故意没给"马蹄表"定时，还是我听到铃响不愿起来，反正一觉睡到半头晌。我像做了逃兵似的，悄悄来到学校。奇怪了，原来热火朝天的场面，怎么空无一人？我赶紧跑到一个同学家打听消息，他有点惊魂未定地告诉我：真悬呐！昨天后半夜，那地道稀里哗啦往下塌，大伙都上来了，要不是老师把"大能显"拽上来，他坐地就壮烈牺牲了。我问：不挖了？他说：还挖？再挖就不是地道了，是坟坑！我茫然、绝望，光鲜的"地道战美梦"不到三天就破灭了。

开学后老师用一个破乒乓球桌面盖上了地道口。我很奇怪，同学们谁也不再提轰轰烈烈挖地道的事，可能是来得太猛烈，走得太突然，就好像在滚烫的头上猛地浇上一瓢凉水，让人太痛苦，不堪回首。不过，地道有一点用处，偷懒的同学，当然包括我，可以往里倒垃圾。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靠地道上方的墙角裂开了一道缝。

在一个狂风暴雨后的早上，教室的那一角，全塌了……

家的味道

□高欣

周五下班，我怀着不错的心情走进家门，"佟同！"我习惯性地喊女儿。女儿一边清脆地回答，一边走出房间迎接我。望着孩子天真无邪的笑容，一天的劳累和烦恼烟消云散了。

环顾这个新家，最惹眼的是那些绿植。听说室内养植吊兰、绿萝有助于吸收装饰材料释放的有害物质，我各养了一盆。由于浇水不及时，吊兰的叶子总是黄尖儿；绿萝倒是生机勃勃，甩下的枝蔓一周一个样，彰显着旺盛的生命力。接近十点半，女儿洗漱睡下了，我也收拾停当，终于可以坐下来静静享受新区的夜景。

抬头望，窗外松花江两岸一片夜的亮丽，阳明滩大桥的灯饰格外醒目，两座造型别致的索桥，给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优雅，使人犹如置身于欧洲塞纳河畔；江北科技创新城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灯火通明，又使人仿佛置身于香港伊丽莎白港湾；松花江波光粼粼依稀可见，江边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倒映在婆娑的柳树尖儿上，随风摇曳，美轮美奂。

今天是中元节，一轮圆月在天边时隐时现，仿佛在提醒人们勿忘先人，这是两个世界同欢的时刻。我又一次想起了爸爸妈妈。他们已经魂归天际十年了，但是，他们夜夜活在我的梦里。每每生活有新起色，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如果爸爸妈妈还在有多好啊。如果他们能看到外孙女健康快乐成长的样子，有多好。爸爸妈妈，您们能看到我们吗？

周六早上我们睡到自然醒，我做了中西合璧的早餐：烘焙蛋糕、白米粥、煎蛋、炝芹菜，大人孩子都喜欢。早餐后，佟同写暑假作业，先生为我煮了一杯咖啡。收拾利落，坐下来一边品着拿铁咖啡的醇香，一边看电视剧《父母爱情》。那一刻我体会了难得的轻松。我想也许现在是自己一生最好的时光，也是我们国家最好的时光：国家富强，拥有和平的环境，现代化的生活条件；自己身体尚好，精力还充沛，当下的日子过得充实，基本能做到心想事成；家人都能健康快乐地生活，茁壮成长的孩子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一整天全家人各得其所，我们都从往日的忙碌中找回了片刻轻松。吃罢晚饭，我们带着佟同去散步。平日里单位、企业、家里三点一线，几乎不逛街，这一天才发现群力已经建设成为优美的城区。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星罗棋布的欧式风格建筑传承着城市特色，宽敞的街道两旁已经绿树成荫，街心花园绿草如茵，花团锦簇。体育公园、丁香花园、博物馆广场、音乐广场，公共文化设施之多，其它城区无法比拟；霓裳丁香、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优美的造型雕塑增添了城市的文化韵味。老人、孩子、悠闲的人们漫步在江畔、花园、广场，那份享受令过往的人们也会深受感染吧。眼前的一切如诗如画。不远处的购物广场里，有影院，有各色小吃，有品牌服装店、鞋店，有儿童娱乐设施，走在这条街上，仿佛置身于广州的上下九、香港的铜锣湾。

周日我们全家包饺子。大人孩子齐动手，团团圆圆包的是一份天伦之乐——希望孩子长大后，能记住这团圆欢乐的时刻，记着家的味道，那就是温暖，幸福。

国画《山水情深》　来克勤

军号声声

献给和平的纪念

□张书君

一路欣喜去哈尔滨见胡小石老师。我之所以称他为老师，是因为他创作的《乌苏里船歌》是我练写歌词时崇拜的范本，他所经历的人生感慨和感悟是我敬仰的人生教科书。这一次拜访，胡小石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珍贵的故事。

2014年秋天，黑龙江省政府接待了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客人，他受父亲托付，将一把老旧军号献给黑龙江的朋友，也留下了一段传奇故事。

这位俄罗斯客人的父亲曾是二战末期随苏联红军出兵远东的一名司号员，他携带着这把铜号跨过波涌浪急的黑龙江，翻越巍峨苍茫的兴安岭，转战辽阔雄浑的松嫩平原。从阿穆尔州到齐齐哈尔，1946年8月20日到哈尔滨。这一路他与铜号一起日夜战斗，生死相伴——当他吹响战斗的号角，莫斯科郊外或顿河两岸农庄的热血青年英勇地扑向凶残抵抗的日本关东军，他也在血火喷薄的战场上眼看着许许多多的战友纷纷倒下。不管是勤务号、联络号、礼宾号、行动号，还是战斗冲锋号，他始终都满腔热血地吹响。这位老兵后来回忆说，他曾经在异常艰难的战场上用军号吹过《战士之歌》、《神圣的战争》、《喀秋莎》、《山楂树》和《小路》等经典民歌，其鼓舞士气的作用更加异乎寻常。当然在战斗间隙和庆祝胜利的时刻，他也会饱含深情地吹响《故乡》、《春之歌》、《鸽子》、《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和《红莓花儿开》等民歌。可以说他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夺取胜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龙江大地惨烈搏杀的战场上，激情表演的号手和特殊的乐手。

这位老号手在去世前庄重地告诉孩子，一定要在适当时候把他一直保存的这把具有特殊意义的军号，献给中国黑龙江。他说当时苏联红军的远东战役打了8天，而中国的东北抗日联军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抗战了14年，用巨大的牺牲遏制了日寇的北上南下，中国人民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这把军号在相隔70年后的今天，又回到它当年作战时的黑龙江。省领导将这把军号交给胡小石，并托付他以此故事为依托，创作一部献给世界和平的文艺作品。我在胡小石家里幸运地欣赏到了这把饱经战火沧桑的军号。它虽身有凹凸创伤和斑驳锈迹，但仍不失雄威气势和优雅风度。此次拜访，恰好省歌舞剧院的朋友著名号手梅贺君陪我在场，他无比庄严地吹响了这把沉寂70年的军号，声音嘹亮而悠扬，在场的人都感动了，仿佛看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战场，在这个人类用生命垒砌的和平年代，再一次听到了警示战争、珍爱和平的世界强音——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现在这把军号已陈列在黑龙江省音乐博物馆——献给和平的纪念！

扫描二维码
关注天鹅
微信公众号：
hljrbswan